

# 《家庭、私有制和 国家的起源》

参 考 资 料 汇 编

全国妇联管理干部学院资料室

## 上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是恩格斯晚年撰写的一部重要著作。他自己把这本书列为“社会主义书刊”。列宁称《起源》是“现代社会主义的重要著作之一”。这是因为《起源》深刻地揭露了私有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并论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起源》在批驳资产阶级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谬论时，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给我们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科学方法。

《起源》的内容很丰富，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著作，又涉及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国家学和民族学等多方面的内容。《起源》也是一部比较系统地阐述家庭理论和妇女解放理论的重要著作。恩格斯在阐述家庭产生、发展变化的同时，称赞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代男女地位完全平等，深刻地论述了妇女受压迫、男女不平等的根源，揭露了资产阶级家庭的本质，预测了未来社会家庭发展的前景，指出了妇女解放的道路。

我院资料室耿淑珍同志，从人民大学复印的报刊资料和其它报刊上收集了十八篇有关研究《起源》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是由高等院校讲授《起源》的教师、专家、学者撰写的，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学习《起源》的重要意义和现实意义，展示了他们研究起源的成果。在精读原著的同时，参阅

这本集子，将有助于深入领会《起源》的精神实质，有助于从中学习、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有助于我们提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自觉性，有助于我们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丰富我们的思想，提高我们的素质。

以予 1987年5月

# 目 录

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写作与出版	李长林	(1)
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第一版序言和恩格斯1884年的一条遗稿	日 知	(9)
三、评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若干修改	林加坤	(26)
四、论民族学之发展为科学 ——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书发表一百周年	欧潮泉	(42)
五、《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略	陈克进	(76)
六、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关于家庭问题的论述	艾福成 周宝余	(106)
七、略论社会主义的新型家庭 ——学习《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潘继延	(123)
八、谈谈家庭与村镇建设 ——纪念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出版一百周年	马继孔	(132)

## 九、恩格斯论氏族的起源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有关论述学习

礼记 ..... 程德祺 (138)

## 十、指导原始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基础

——学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

礼记 ..... 陆勤毅 (153)

## 十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原始社会史

研究的贡献 ..... 黄淑娉 (165)

## 十二、学习、继承、探索

——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发表一百周年 ..... 满都尔图 (186)

## 十三、父权制取代母系制的革命意义在于私有制登上

历史舞台 ..... 李朝远 (206)

## 十四、论恩格斯两种生产的理论和实践

——纪念《起源》发表一百周年 ..... 黄万纶 (211)

## 十五、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

宗族公社问题 ..... 程德祺 (226)

## 十六、《新发现的群婚实例》补证

——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发表一百周年 ..... 张璇如 (234)  
孙运来

## 十七、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

表一百周年(笔谈)释“群” ..... 张根华 (249)

## 十八、《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注释(选登)

..... 李长林 (256)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的写作与出版

李 长 林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后，大量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落到了恩格斯的肩上。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遗稿时，发现了马克思所作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研究了这份摘要之后，认为《古代社会》一书证实了马克思和他两人所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有必要利用马克思的批语，以及摩尔根的某些结论和实际材料写一部专门著作。恩格斯把完成这项工作，看作是在某种程度上，执行马克思的遗言。当时恩格斯手头上没有《古代社会》一书。他在1884年1月就订购了这本书，但直到2月底才从旧书店购到，从这时起恩格斯着手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为了写好这部重要著作，恩格斯“苦干了一番”。1884年4月11日在给考茨基的信中写道：“要把内容如此丰富，但写得如此糟糕的书（指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引者注）概括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恩格斯不顾反社会党人法的禁令，排除干扰，力求把《起源》一书写得对工人运动有所帮助。写作时进行了仔细的推敲，认真加工，从总体上作了周密的思考。他批判地吸取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补充了自己所掌握的材料。1884年5月17日写成草稿，经过校阅与润色，最后在5月25日至26日定稿。

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就能写出这部著作，这不仅是因为恩格斯有惊人的工作能力，马克思的《摘要》也起了显著的作用，方便了恩格斯的写作。在《摘要》中，马克思首先记述了《古代社会》的第一部分；其次记述该书的第三部分，即家庭史，紧接着是第四部分，即财产产生的历史；而最后是第二部分，即氏族制度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起源》一书基本上是按照这样的结构写成的。在思想观点上，恩格斯几乎无遗漏地吸收了马克思附于《摘要》中的精辟见解。《起源》直接引用马克思的有关评语共十四处，加上转述或提到的则在二十处以上；其中涉及的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包括史前分期的根据，母权制向父权制发展的过程，家长制家庭的特征及其实质，氏族的形成、职能和它必然灭亡的命运，财产私有制的产生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贫富分化、阶级对立和国家的出现等等。恩格斯所以能在短时期内完成《起源》的写作，他自己在古代历史方面的渊博知识也起了重大作用。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很欣赏史诗和民间文学，喜欢希腊神话，熟悉德国的传说，还研究过语言史，比较语言学以及群婚制和土地所有制问题，他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研究了多年，并且对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有特别详细的研究，在1881至1882年撰写了《论日耳曼人古代历史》和《法兰克时代》两部著作。他写作《起源》时，在概述日耳曼人氏族和日耳曼人国家形成的有关章节中，充分利用了这些研究成果。可以说《起源》在相当程度上是恩格斯多年来有关研究的结晶。

1884年3月间，恩格斯曾打算把写作的成果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杂志《新时代》上。后来鉴于反社会党人

法，他考虑还是不要为发表这部著作而让《新时代》杂志担风险，因而又准备把这部著作，或者在瑞士的苏黎世印刷，或者按着倍倍尔的《妇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出版的方法处理，即在斯图加特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版社印刷，然后以苏黎世出版商沙贝利茨书局的名义出版发行，以避免大批被没收。可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版社经办人狄茨认为只印刷《起源》而不能发行《起源》，是一件无利可图的事，因此不肯印刷。由于狄茨的作梗，以致这个办法未能行通。到7月中旬才最后决定在苏黎世由社会民主党人民书店印刷出版。为了使德国官方难于查禁此书，出版前根据考茨基的建议，9月中旬在《新时代》杂志第2年第9期上发表了一篇编辑部文章，题为《弗·恩格斯的一本新书》，预告了《起源》即将出版，并摘引了序言的某些段落。由于事先在德国发出了出版预告，一些人知道了消息必然要购买这本书，这样德国当局就不敢公然查禁。恩格斯对《起源》的出版极为关心，除了注意在哪里出版，如何出版之外，关于字体大小、印数以及勘误也周密考虑过<sup>①</sup>。

1884年7月底至9月底恩格斯断续地审阅了校样。1884年10月3日《起源》在苏黎世正式出版共印五千册，分精装，平装两种。《起源》出版后，虽然在德国未被正式查禁，但是在莱比锡曾被大批没收。后来虽然全部退还了，可是德国书商还是拒绝接受这本书。从那时起，《起源》经过预订后直接从苏黎世发送。

《起源》初版五千册中的一千册，在1886年由狄茨加上一张新的扉页，作为第二版在德国发行。后来这部著作于1889年在斯图加特印刷，发行了第三版。这一版是第一版的

再版新印。第一版和第三版虽然印数很多，但到1890年底就已脱销。

《起源》的出版，在欧洲大受欢迎，博得好评。伯恩斯坦看过书稿后，1884年5月29日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你对摩尔根著作的论述，对我们来说是文献沙漠里的一块真正的绿洲，我们可以从中取得丰富的养料”<sup>②</sup>。恩格斯在1885年1月7日给施留特尔的信中谈到《起源》出版后，曾传闻查禁，于是朋友们从四面八方向我打听在什么地方能弄到这本书。从恩格斯此信内容中，可以略见一些读者迫切希望得到《起源》一书的情景。保尔·拉法格高度赞扬这部著作。他在1885年7月1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家庭的起源》将产生巨大影响。……关于家庭的那一章阐述得极为清晰明了。我才第一次在迷宫中找到了路径。……您的阐述我读了很受启发。象我这样情况的人一定很多。问题的关键在于认识家庭的发展过程。正如您在随后的一章中所说的那样，氏族的形成是家庭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您没有提到的许许多多的历史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对家庭发展的理解。您这部著作将在法国，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者团体之外受到欢迎。因为您给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送去阿里安纳线，他们会衷心喜悦的”。<sup>③</sup>

《起源》所以能够产生巨大影响，主要是因为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恩格斯曾把《起源》列为“社会主义书刊”<sup>④</sup>。《起源》第一版出版后，恩格斯寄给了倍倍尔、贝克尔、考茨基、伯恩斯坦、拉甫罗夫以及其社会主义活动家，还寄给了伦敦的《今日》和《正义报》这两个社会主义报刊。劳拉·拉法格在从事社会主义运动时，为了以社

会主义思想教育革命者，曾特意把《起源》一书借给一位刚从马隆派争取过来的俄国女医生。

《起源》出版后第二年（1885年）即被译成波兰文、罗马尼亚文和意大利文。后来又译成丹麦文和塞尔维亚文。恩格斯对《起源》译成各国文字很重视，要求译文务必准确，必须掌握住德文的原意，而不要用译者所喜欢赋予它们的意思。<sup>⑤</sup>恩格斯曾亲自审订了意大利文译本和丹麦文译本，认为“校订译文有时决不是一件多余的和轻而易举的工作。”<sup>⑥</sup>1885年保尔·拉法格想同劳拉一起把《起源》由意大利文译为法文。恩格斯不同意这种转译。他在1885年5月29日致劳拉的信中说：“《起源》的意大利译本某些地方确实译得不错，可以利用它帮助理解原著。但根据它译成法文，只能搞出低劣的复制本和不好的改写本，而他根本不愿意把这样的译本给法国读者看。

《起源》问世后，恩格斯并没有把自己的著作看作是科学的顶峰和终极真理，而是密切注意用新的科学成果去检验已有的结论。1890年4月间恩格斯决定对《起源》进行修订。他所以要这样做，除了吸取科研成果这一原因之外，也是为了同否定进化论思潮相配合的唯心主义原始社会学作斗争。1890年5月间的恩格斯开始了准备工作，阅读了一些新的书籍。1891年2月间，打算集中精力修改《起源》，但根据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他把工作转到为《法兰西内战》、《雇佣劳动与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些著作准备新版上来，由于忙于这些工作，直到1891年5月中旬修订工作才正式开始。6月13日写好第四版序言。这篇序言首先发表在《新时代》杂志第9年第2卷第41

期上（1891年6月），题为“关于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新版序言不仅是一篇完全独立的历史文献概要，而且包含着一系列新的结论。6月下旬恩格斯正忙于修改家庭这一章时，为了斗争的需要，从6月18日到29日写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以至修订工作有所中断，直到1891年7月22日才告结束。

在修订工作中恩格斯曾吸取过别人的见解。他在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谈到修改家庭那一章时，秘书路易莎·考茨基“在很大程度上是我的启发者，她对这个问题有许多明晰和独到的见解”<sup>⑦</sup>。为了修订《起源》，恩格斯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他在给左尔格的一封信中谈到，为了准备《起源》新版“重新翻阅了八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的全部文献，并将其精华写进书中，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sup>⑧</sup>。在给考茨基的信中也提到“在修订《起源》的过程中，须参阅有关全部文献，这占用了我很多时间”<sup>⑨</sup>由于工作紧张，致使恩格斯感到神经有些失调。为了让神经松弛一下，从6月2日至8月24间断的在赖德（威特岛）休养过，从9月8日到23日到爱尔兰和苏格兰旅行过。两地旅行结束后，恩格斯在审阅第四版校样过程中，根据旅行的见闻，对这部著作又作了某些补充，第七章中关于爱尔兰氏族时代的观念那一条注就是这时加上去的。<sup>⑩</sup>《起源》第四版（即修订本）共作了144处修改。经过精新修改补充后，仍然保持第一版原来的基本观点，但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准确更富有战斗力。

《起源》第四版于1891年10月底至11月初在斯图加特由狄茨出版社出版，在德国大量发行。《起源》新版问世两年后相继译成法文、保加利亚文和俄文。1902年译成英文，

1927年译成日文，1928年译成中文。恩格斯生前还出版了第五版（1892年）和第六版（1894年），这两版都是第四版的翻印。

《起源》新版出版后，受到某些人的攻击。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在《社会经济史》杂志上发表题为《国民经济及其具体基本条件》一文，极力维护鼓吹自古以来人类即为一夫一妻制的韦斯特马尔克，对《起源》一书大加攻击。恩格斯针锋相对，揭露韦斯特马尔克是一个“特别庸碌的糊涂人，是个蠢才”<sup>⑩</sup>。俄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米海洛夫斯基于1894年1月在《俄国财富》第1期上，发表题为《文艺与生活》的评论。他首先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硬说恩格斯“附和”了《古代社会》，自动“更正”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公式。《俄国财富》1895年第1期又发表了扎克写的《历史唯物主义》一文，对《起源》进行了类似的攻击。普列汉诺夫于1895年2月2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扎克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信中写道：扎克“这位先生在我们文坛上完全是一个无名之辈，根据开头的情况来看，他不会做出好事来。他的批评同在这个杂志上对您和马克思的所有攻击一样，是荒谬的”<sup>⑪</sup>。当时恩格斯对于资产阶级学者这一类无耻的攻击，无暇给以反击。他在1895年2月26日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以蔑视的口气写道：“我没有时间读《俄国财富》对我的书的评论。1894年1月号上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我已经读够了”。

攻击性的评论未能缩小俄国人民对《起源》这部著作的兴趣，尤其未能消除这部著作对俄国革命者的巨大影响。

《俄国财富》的评论家在1899年（即《起源》俄文版问世后五年），也不得不承认“这本书在广大群众中享有巨大的完全理应享有的声誉”<sup>⑩</sup>。

《起源》一书，正如列宁称赞的那样，是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也是传播最广的著作之一<sup>⑪</sup>。列宁指出，在1872年至1904年这一历史时期中“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sup>⑫</sup>。显然，《起源》的出版与大量发行是促成这一局面出现的重要因素之一。

摘自《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哲学版（长沙） 1986. 1.

---

①详见1884年7月19日恩格斯致考茨基。1884年10月3日恩格斯致海施留特尔②《恩格斯与伯恩斯坦通信集》，188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42页③《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第一卷，197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86页④详见1886年8月13——14日恩格斯致弗——威士涅茨基夫人⑤详见1884年5月26日恩格斯致劳·拉法格⑥详见1885年4月23日恩格斯致维伊·查苏利奇⑦详见1891年7月7日恩格斯致劳·拉法格⑧1891年6月10日恩格斯致阿·左尔格⑨1891年6月13日恩格斯致考茨基⑩详见《起源》单行本，第131页注⑪详见1893年6月1日恩格斯致考茨基⑫详见《普列汉诺夫致恩格斯的十封信》，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年第4期⑬《俄国财富》1899年5期第2部分，第74页，转引自《哲学译丛》1980年第5期，第46页⑭⑮详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第3卷，第175页。第2卷第439页。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 1884年第一版序言和恩格斯

### 1884年的一条遗稿※

日 知

#### 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 第一版序言及其第二段

1884年2月，恩格斯研读马克思1881——1882年的遗稿《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3—5月，写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一书，10月初，此书在苏黎世出版，至今一百周年了。

《起源》1884年第一版序言分四段：首叙“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同时，恩格斯提及，他这本著作“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遗言”，是希望能“稍稍补偿”亡友马克思“未能完成的工作”。

---

※ 1984年11月25日在昆明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原始社会史组召开的《起源》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序言的第二段接着就阐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这是序言的核心，《起源》全书的纲领。第三段说摩尔根的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Geschlechtsverbaenden〕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最后一段简单说明《起源》一书和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区别所在。

《起源》1884年第一版序言过去不幸曾被人所误解，认为序言第二段把“家庭”与“劳动”，与“物质生产”，相题并论，是“不精确的”。对序言这个关键一段的这种理解，本身显然是严重的错误。因为恩格斯已经明确说过：“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上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就是结论。任何把“两种”生产“相题并论”的观点强加给序言这一段的做法，都是不正确的。为了避免译文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这里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中译本（第29—30页）的这一段全文抄录于下，必要的地方微有改动。读者可以对读中译原本，一下子看出来。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上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produktion〕和再生产。但这〔Diese〕本身又是双方面〔doppelter Art〕的。一方面，产生〔Erzeugung〕生活资料，即食、衣、住的东西，以及为此所需的工具；另一方面，产生人类自己，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机构，受着生产这两方面〔beide Arten der produktion〕的制约：劳

动的发展阶段，是一方面，家庭的，是又一方面。劳动发展愈差，其所产生的〔Erzeugwisse〕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是有限，社会制度所受血族关系〔Geschlechtsbande〕的统治就显得愈占优势。然而，在这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会部分，劳动的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随之而来的是私有财产和交换，财富的差别，使用族外人〔fremder〕劳动力的可能性和与之俱来的阶级对立的基础：这是新的社会成分，它们在若干世代的过程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形势，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完全底变革为止。旧的以血族团体〔Geschlechtsuerbaende n〕为基础的社会，在新发展的社会阶级冲突中被炸毁，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其基层单位已经不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是一种社会，其中家庭制度完全受财产制度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构成了直至今日的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为了对照方便，下面再把德文原文全录出来（德文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7—28页）。

Nach der materialistischen Auffassung ist das in letzter Instanz bestimmende Moment in der Geschichte: die Produktion und Reproduktion des unmittelbaren Lebens. Diese ist aber selbst wieder doppelter Art. Einerseits die Erzeugung von Lebensmitteln von Gegenständen der Nahrung, Kleidung, Wohnung und den dazw. erforderlichen Werkzeugen; andererseits die Erzeugung von Menschensebst, die Fortpflanzung der Gattung. Die gesellschaftlichen Einrichtungen, unter denen die Menschen

einer bestimmten Geschichtsepoke und eines bestimmten Landes jeden, werden bedingt durch beide Arten der Produktion; durch die Entwicklungsstufe einerseits der Arbeit, andererseits der Familie. Je weniger die Arbeit noch entwickelt ist, je beschränkter die Menge ihrer Erzeugnisse, also auch der Reichtum der Gesellschaft, desto überwiegender erscheint die Gesellschaftsordnung beherrscht durch Geschlechtsbande. Unter dieser, auf Geschlechtsbande begründeten Gliederung der Gesellschaft entwickelt sich indes die produktivität der Arbeit mehr und mehr; mit ihr Privateigentum und Austausch, Unterschiede des Reichtums, Verwertbarkeit tremder Arbeitskraft und damit die Grundlage von Klassengegensätzen; neue soziale Elemente, die im Lauf von Generationen sich abmischen, die alte Gesellschaftsverfassung den neuen Zuständen anzupassen, bis endlich die Unvereinbarkeit beider eine vollständige Umwälzung herbeiführt. Die alte, auf Geschlechtsverbaenden beruhende Gesellschaft wird gesprengt im Zusammenstoss der neu entwickelten gesellschaftlichen Klassen; an ihre Stelle tritt eine neue Gesellschaft, zusammengefasst im Staat, dessen Untereinheiten nicht mehr Geschlechtsverbaende, sondern Ortsverbaende sind, eine Gesellschaft, in